

年 华

长篇小说

莫伸 /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！年轮

莫伸／著

长篇小说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年华/莫伸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学出版社, 1995

ISBN 7-5071-0320-X

I. 年… I. 莫… 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3885 号

年 华

莫伸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)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2.5

字数: 260 千字 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14.80 元

谨以此篇，
献给难忘的插队生活。
献给所有经历过上山下
乡运动的同龄人。

第一章

细雨不知什么时候便从山林中钻了出来，轻轻地向沟谷中飘洒。这是一条梭型沟谷，沟底很开阔，很平坦。伐鱼河从沟中间流过，咿咿呀呀，永远不歇。随着风儿的飘送，声音时而像老人们在深沉而哀切地叹息，时而像孩子们在欢快而天真地嬉逗……河中兀立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。这些石头都是从秦岭山顶崩坍风化，而后被雨水、河水冲滚到这儿的。也许，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这些石头又会继续风化，继续被冲向下游——说不定总有一天，低凹的关中平原会被填高，以致于和秦岭山脉并肩携手吧！

除了石头，伐鱼河里游动着许多小鱼。不知是由于地气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，这里的鱼长相很狰狞，以致于刚下乡时，我们竟不敢吃它们。并且奇怪的是，这里没有一条

鱼能超过半尺长！按说这儿有许多深潭，这条河的存在更是有无法算清的历史了，可是却没有一条大鱼！从这里再往上走，用不了十里远，就是山的顶端。越过山顶，便到了太白县。那里有一条桃川河，水流并不比伐鱼河大，河中却有娃娃鱼，一条便四五斤重。一山之隔，品类竟截然不同，这使我们不解！

细想起来，不解的事情多得很呢！从这儿朝北走三四里，有一座天门，是两块石头卡在一起，中间露出一道窄缝。通往陕南的小路就从这石缝中穿过。那一年，聚财从天门中过，突然两边的石头挤紧了，生生把他挤死，挤得脑浆直流。再后来，杨家沟一位年轻媳妇透露，那天她和聚财在小路上相遇，聚财一把抱住她就往草丛里按。她急得乱呼乱叫，却没有人听见。眼看着衣服被扒光，突然草丛中窜出一条碗口粗的大蛇，慢慢向他们蠕动。聚财一惊，松了手。她站起就跑。说来也怪，那大蛇竟不追她，而是死死盯准了聚财。就在聚财连滚带爬地穿过天门时，哗啦一声，天门猛地将聚财卡住。

是真是假，无从考证。总之，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还有许多。刚下乡时，我们每听一件，便毛骨悚然，感到洪荒远古般的大山是那么神秘，那么恐怖！但很快，我们发现这儿的生活和山外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最重要，也最本质的仍然是种庄稼，是缝补衣服，烧火做饭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……天气开春，人们便脱棉穿单；时临深秋，人们便又脱单穿棉……和城里——不，应当说和全中国的人都一样地活着。并且活得不慌不忙，疲疲塌塌。这种疲塌传染了我们，于是我们也常常两眼望天，怅惘而麻木……

就说眼下，我和岳平能够单独在这里看玉米地，这在三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这里已经紧挨着秦岭山顶了，一片又一片古老的树林组成了高深莫测的世界。雾气和水气就在树林里

面回荡和飘旋，慢慢吞吞，不声不响，十分恶毒，十分阴险！由于海拔关系，即使是艳阳当头的大晴天，这里一早一晚也得穿棉衣。何况现在已是深秋！何况这里的野猪和豹子时常出没，虎视眈眈地盯牢着我们拼死守卫着的玉米地呢！常常在半夜里，我们举起火把，掂着木棍，对趁黑偷袭的狗熊和野猪进行恫吓。我们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，燃亮一切可以燃亮的东西，在一阵色厉内荏的、莫名其妙的瞎咋唬中，狗熊和野猪便仓皇地逃窜了！

看玉米地的差事很苦。这里没锅没灶，每天只能搅拌面疙瘩吃，实在馋了，我和岳平使用斧头背面将地上夯平，再摊开一张塑料布，小心翼翼地擀面。但没法切面，只好用手扯。扯得不伦不类，像穷孩子的尿布。至于睡觉，更惨！是用桐木搭就的三角架，没门没窗户。每到半夜风起，我们都连头带脚蒙严……

我们愿意看玉米。看玉米可以一天到晚不干重活儿，可以不去犁地、背粪、为牛圈垫土……那些牛马般的机械劳动把我们干烦了！我们想无所事事。

而现在，无所事事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！

上午，生产队捎来话，让我俩回队去。

捎话的是秋儿。他长得很结实，突出的特点是嘴大。嘴大不怕，问题在于他的嘴茬子是向两颊上翘翘着伸去的。这叫“猪茬子嘴”。养过猪的人都知道，挑选猪娃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：嘴茬子要大！这样的猪上膘快，好喂——当然，秋儿人很好，和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好，但无论如何，他那张嘴让人一看见，不由得就联想起那个讨厌的字眼儿了。

秋儿是单身汉。当初，他有个媳妇。结婚没两年，山外来了个割漆的，住在他家。一来二去，把他媳妇勾搭上了。有一

回他进老林里护秋，一个月后回家，媳妇已跟着人家跑了。他气得呜呜地哭了一场。不过哭完又咧着大嘴傻乎乎地听我讲林道静和卢嘉川。在我们这儿，这种事太多了，不稀罕！

有人说，秋儿媳妇跑走，是秋儿在“咧事情上太卖力咧”！这使我们不解。只有在这种事情上不卖力，媳妇才会不满意、不满足，以致出逃呀！怎么十分努力，媳妇反倒逃走了呢？难道，招架不住？……还是三娃他爸给我们破了谜：

“啥事情么，都要见好就收！不卖力不行，太卖力也不行！……女人嘛，开始都不开窍，要男人慢慢撩拨！啊你太会撩拨，把她咧美气劲儿一下子撩拨旺，她可就上瘾咧！好比抽大烟，想戒也戒不掉……啊就和外人沾身，一来二去动了真情，不跑还等个毬——”

这真是辩证法，活学活用！

媳妇出逃了没半年，秋儿便整日思谋着续娶，并且只要没事儿，便扯着嗓子吼：

我想她俏样儿世间少有，
人世上这女子万全难求；
还想她金莲小不肥不瘦，
却叫我暗难舍情意难丢……

一听他唱，三娃他爸照例要骂：“把他先人，娶个小脚女人就好么？毬！”

秋儿一路爬坡赶来，气喘吁吁。还没奔到窝棚，先埋下头，对着路边山石中一股泉水咕咚咕咚喝。随后抹抹嘴，直起身，大嘴一咧，那嘴岔子顿时咧到耳朵根了。

“吃咧么，老赵？”

论年龄，他比我大出足有十多岁，却一张口一个“老”。这是对我们知青的一种尊重。

“吃咧。”我懒洋洋地回答。

“啊今儿做啥活路？”

“还有啥做！”我没好气地，“看玉米咯——”

“啊你玉米看得好！”

如果按城里人的理解，这是对我们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。可是我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真实意思是：你在这儿看玉米，过得怎么样？山里人说话很不“现代化”，如果不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，就很难理解和洞悉他们一举一动中所表露出来的远古遗风。比如，他们常常省略许多媒介词儿。“好得很”，说成“好很”；“漂亮得很”，说成“漂很”。至于把痴心妄想叫作“麻喜”，把做事果断利索叫作“列折”，那更是只有在上古时代的文献里才可以找到出处的。

“好锤子！”我气冲冲地回答，“吃没吃睡没睡，一天坐这搭儿，和死人似的。”

“啊你不是带着洋胡胡哩嘛？”

他说的是小提琴。山里人只见过二胡。我们刚下乡时，一拉提琴便引得一群人围拢来评头品足，后来我们告诉他们，这和二胡是一样的乐器，只不过是从外国传过来的。于是村民们便概括性极强地为它起了个中国称谓：洋胡胡。

我告诉他，洋胡胡的弦子断了。他又问：“啊岳平哩，咋不见人？”

“在沟里摘五味子哩！”我说，反问，“你来做啥，采药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那么，他一定是来打核桃。村子周围的核桃已经打得差不多了，如果再要打，就得到我们这儿的深山区来。

他却又说不是，一边东瞅瞅，西瞅瞅，一边用手去拨还残存着的一根提琴弦。提琴弦发出“叮咚”的响声，他便咧着大嘴笑，掂起提琴夹在自己脖子下，另一只手学着我们上上下下拉扯。提琴却不听他使唤，总是朝下滑脱，他便诧异：

“把他娘的，咋么我夹不住！”

又说：

“哟外国人都是些啥怪！咋么就日弄出这么个东西！”

“你到底来做啥？”我问。

他这才回过神儿。这是山里人的一大特点，常常莫名其妙地东拉西扯，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和做些什么。也许，这是环境造就的。在这里，一切都是半原始的，用不着节奏和效率。

“队上让你和岳平回去哩。”

“回去？”我有些诧异。

“对着哩，今儿就回，歪耽搁。”

“有啥事？”

“不亮清。”

“那——谁看玉米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他说，“队长让我先顶一天，说明儿再派个人换我。”

二

捆好铺盖卷儿，我和岳平每人又砍了一根椽子，开始回村。

在我们山里，什么副业也没有。大伙儿穷得丁当响。穷极思变，于是想着法子挣钱。砍椽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。山外农民们盖房子缺椽，我们便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没事儿

就钻进山里砍两棵，之后出山赶集时卖掉。一根普通椽子可以卖两三块钱，上好的可以卖五六块钱。虽然不算多，但足够我们去馆子里吃一顿面条的。

只是砍椽子属于破坏森林，国家不允许。县上专门在通往山外的路卡上派驻看林员。关尔下大队的苟德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苟德全每月领取五块钱报酬，于是忠心耿耿，常常半夜三四点就披袄坐在路口，截取那些偷山砍林的不法分子。有一回，我们被他截住，他厉声厉气，要我们放下，并且要带我们去公社。我们不但没放下，反而拔出斧头，说要旋他的耳朵。苟德全虽说对国家一片赤诚，但毕竟斗私批修不到家。一看我们动凶器了，开始还强硬了一番，但头上噼哩啪啦挨了几巴掌后，便立即鼠窜狼奔，从此只要见到我们，就远远地朝背处躲！

——现在，我们每人扛上一根椽子，使得秋儿羡慕不已。他不敢砍，他要砍，队长搯他的嘴巴子。

蒙蒙细雨不知不觉已经变大了，山路开始泥泞难走。远远近近的山峰都罩严在水气中。起初还影影绰绰地露出轮廓，渐渐便空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而深谷中的流水却一点儿一点儿涨起来，声音也响了许多。

走到菩萨山峰前，岳平停住脚，凝神朝一条沟壑望着。那里水气稀薄得多，偶尔风吹来，水气被撕开口子，便能看见深绿色的树林边梢……

“看什么哪？”我问。

他不回答，仍专注地看，脸色很沉重。

我又问了一句。

他这才慢慢扭过脸：

“……还记得不，头一回砍柴，熊老汉就是领我们到这条

沟……”

我明白过来，默默无语。看看他，又朝那条神秘莫测的沟里望……

熊老汉是村上的一个孤老汉。

熊老汉全名叫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在山里，有很多没有名字的人。知道姓熊，这就行了。为了把这个“熊”和那个“熊”区别开来，至多只需要在后面冠以“熊家老大”、“熊家老二”，或者“熊儿子”、“熊儿子他大”……

熊老汉为什么喜欢和我们接近？现在想起来原因很多。一则他是个孤老汉，无儿无女，很自然地和我们在一起凑堆儿。二是他有些虚荣。虽说已经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可是攀上我们这些“高枝儿”，使他十分神气。有一回我们借了别人的斧子去砍柴，他还很不高兴，很嫉妒了一番呢。

下乡头一天，热情地为我们烧炕的就是熊老汉。他不是队长，可比队长嗓门还大。一会儿吆喝围观的孩子：“去，去去！一边去！又不看戏，围你娘个屁哩！”一会儿又指挥几位妇女：“抱柴去！把柴燃得旺旺的，炕烧得暖暖的，让青年知识睡得美美的！”

他说不顺“知识青年”这四个字，老是说成“青年知识”。

晚上，我们睡下了。果然睡得很舒服，很暖和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窗户跟前有窸窣窸窣的响动。岳平先听见，叫醒了我。我又叫醒了张立明和徐申民。大伙儿从没在山区呆过，昨天摸黑进到山里，只听见满山遍野野兽嚎人的怪叫，都吓破了胆。并且那一阵子电影上、报纸上每天都讲阶级敌人如何猖獗，如何破坏，所以给我们先就灌输了一种疑神疑鬼的警惕性……窸窣窸窣的声音一直不停，几分钟后，窗外终于出现了一个黑影。黑

影趴在窗户上向里窥探，用手小心地抠剥窗纸。这一下可吓坏了我们。岳平发声喊，抓住一块碎砖就扔出去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。

“谁？”

我们密切注视着，会不会是哪个阶级敌人，手里拿着菜刀，正悄悄摸向我们。

“我，是我……哎哟……”外边的人一边应着，一边呻吟。

我们这才看清了，是昨晚指挥妇女烧炕的熊老汉。只是——只是他手里果然拿着把长长的刀，刀刃雪亮，在微弱的星光下一闪一闪地发着寒光。

“你手里拿的啥？”徐申民警惕地问。

“弯刀。”

“你拿弯刀干啥？”

“不做啥。”他回答，“我来给你们炕眼里添柴哩！夜长，炕怕是早就凉下咧——”

山里的炕都是紧挨着窗户。人在屋里睡，烧炕却在屋外窗根下。

果然，一头说着，炕眼已袅袅冒出了浓烟，随后火星子乱爆，一片闪亮。凉却了的炕一点儿一点儿重新变暖和。

我们有些不好意思。眼看着他蹲在窗根下抽烟，烟锅一明一灭。随后又将预先抱来的另一捆柴解开，用弯刀噼哩啪啦剁短，继续往炕眼填——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来了，左眉边鼓着一个大包。

岳平很过意不去，说：

“打疼了吧？”

“没事。没事咯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进来坐坐吧！”

“不咧，不咧。”

嘴里说着“不咧”，身子却一个劲儿往我们门里进。等到我们递给他一根烟，更是受宠若惊，双手接住，弯腰躬背地：“嗨，不敢！嗨，不敢——”刚叼上嘴，又想起什么，取下来，往耳根一夹。

一忽儿，他走出去了，很快扛来半布袋核桃，“哗啦”朝地上一倒：

“吃！吃核桃！”

我们不客气，砸开就吃。他又教我们如何吃核桃。首先，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砸，只要有个工具——说着，从腰里摸出来把小刀似的铁东西——朝核桃蒂柄的部位戳进去。一折，核桃就乖顺地开了。其次，有人不爱吃生核桃，可以放在炭火里煨热……

我们很快混熟了。他兴头上来，脸红红地为我们唱秦腔。先是《王宝钏进寒窑》、《法门寺》。然后是《双合进京》和《麟骨床》。最后竟是一首莫名其妙的情歌：

你要走来我不叫你走，
扯住你的胳膊拉住你手。

千留万留留哥哥，
怀里煨热了实难丢。

送你送到大门外，
妹妹我腿软得回不来……

曲调很悠长，很凄凉，也很缠绵。他一边唱，一边眼泪汪

汪地，动了真情。

但这点儿真情很快便又消失。一出门，他就把耳根上的纸烟取下，点着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很得意地向别人吹：

“看着了么？这是青年知识给的，吸上一口，嗨，干劲很！”

我们都感到好笑，又替他遗憾。用半口袋核桃换了一根纸烟，他倒像占了什么大便宜。

再后来，生产队要为我们派个业务指导，我们便主动要求让他来。队上同意了。于是熊老汉神气非凡，却又故作谦虚，说：

“嗨，这任务可是担子太重大咧！千条江河归大海，各种光荣集体来！我熊老汉不怕革命艰险，光怕有个闪失。话说回来，山高压不了泉眼眼，牛大压不死虫虱！困难是弹簧，看你强不强。我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完成革命。”

足足时髦了半个钟头，把我们听得莫名其妙，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熊老汉担任业务指导是十一月初。这正是农闲。再过一半月，大雪封山，砍柴就作难了。所以山里人都趁这段时间把全年的烧柴砍够。熊老汉便也提醒我们抓紧砍柴，又说他愿意带我们上菩萨山。

菩萨山离村子有好几里地呢，为什么带我们去那儿砍柴呢？

熊老汉有些不自然，囁囁说：

“菩萨山么……树大山大，好耍哩！”

但是奇怪的是，菩萨山并不好玩。那时我们刚下乡，对什么是柴，什么不是柴没有形成概念，更分不出哪些是硬质柴哪些是软质柴；所以随心所欲，喜欢砍哪棵就砍哪棵。每逢这时，熊老汉便出来“业务指导”一番。他怂恿着我们找那些笔直的、碗口粗细的树砍。直到最后，当这些“柴”集中到一起时，我们才诧异地发现这些“柴”全是一个品种，长短粗细简直像是

用尺子量出来的。

我们砍柴全用斧子，只有熊老汉用弯刀。岳平对弯刀很感兴趣，提出让他试试，熊老汉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又大气地说：

“喜欢么？啥时我不用了，就送给你！”

……砍柴回村，天还没黑。熊老汉磨磨蹭蹭地动员我们歇，一直捱到天黑才进村。又莫名其妙地背来几捆柴，说要和我们今天砍下的柴换。

第二天刚起床，我们就发现不对劲儿。除了岳平，我们都浑身肿胀。尤其是脑袋，竟肿胀得根本辨不出原形！用手拼命掰眼皮，才能看见东西。并且裤裆里奇痒难熬，以致不得不解开裤带没命地抓搔。

岳平吓坏了，出去叫了许多人。农民们一看就说：

“中漆咧！中漆咧！”

“啥叫中漆？”我们提心吊胆，又急不可耐。

“昨天你们砍的是啥树？有没有白浆浆子溅到身上？”

我们想起来，一点儿不错，昨天我们砍那些“柴”时，树身上都渗出一种非常奇特的汁水，酷似奶浆。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，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，伸舌头去舔，没想到竟然是有毒的！

“啊还咋么！”农民们说，“不光有毒，咧一年还险些闹死一个城市人哩！”

一直过了半年以后，我们才从书本上得知：“……漆树，高二三丈。有毒。人有禀性畏漆，但见，便中其毒。以手搔之，随手皴展，起赤痞瘰……遍身作疮。小者如麻豆，大者如枣杏。……亦有性自耐者。”

看来，岳平是属于“性自耐者”。

只是那天，我们被吓坏了，面面相觑，又问农民们用什么

办法可以治疗。农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出了好多主意。有说用鸡蛋清洗，有说用葱蒜汁洗，还有说用韭菜汁洗……一直忙到天完全黑定。只剩下生产队长张仁义，蹲在地上——一口一口抽闷烟，又灭了烟，恨恨地骂。骂得很难听。什么“野汉日下的！”“嫖客日下的！”什么“万一出点乱子，你野狗老汉担得起——”……但最恶毒的一句骂话是“瞎虫！”在我们这里，“瞎”并不指眼睛视力，而是“坏”的意思。“虫”则指男人的精虫。翻译成文明语言是——坏了的精子！

骂完了，张仁义磕磕烟灰，说：

“从明儿起，把咧野汉日下的老汉撤了！换三娃他爸来！”

为什么要撤他呢？

张仁义说：

“咧吾儿不是个好虫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知识青年馋火^①很！咧他是打着知识青年的招牌给他捞好处哩！”

我们更不明白。

张仁义便一五一十给我们讲。原来，菩萨山盛布漆树。而漆木椽是最上等的椽子。它不仅特别直挺，而且天然防虫蛀。这种椽一般可以卖到近十块钱。只是漆树属于经济林木，国家更重视保护。熊老汉自己不敢砍，就怂恿我们去砍。砍回来后，他再从中调包……

第二天，生产队便开了会。张仁义在会上结结巴巴地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，宣布撤销熊老汉的职务，并且全部没收漆木椽。至于那几捆换给我们的硬质柴，不需要还，算是给我们赔礼道歉。

本来，事情过去也就算了。但不巧的是碰上“清理阶级队

^① 馋火——利索、能干的意思。